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客家话的撮口韵¹

甘 春 妍

南开大学中文系

提要 本文以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客家话为主要研究对象,并把它与广东珠海客家话以及其他地区的客家话作比较,对罗城客家话中的撮口韵的来源、发展以及今后的走向作初步的分析。

关键词 撮口韵 罗城 客家话 仫佬话 麻介话

零 引言

由于以梅县为代表点的客家方言里没有撮口韵,而这一特点在众多客家方言里都具有普遍性。因此一直以来,研究者对客家方言的撮口韵的研究并不多。但是,从古到今,客家居民曾经历多次的迁徙,在与不同地区的居民的频繁的交往接触中,都各自吸收了当地方言的一些特点,形成各自不同的特色。据我们的调查和了解,广西、广东、江西一些地方的客家方言里,都有撮口韵。本文以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客家话为主要研究对象,并把它与广东珠海客家话作比较,对这一现象作初步的分析。对客家话的撮口韵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客家话与其它的方言或民族语言的接触情况,对于了解客家居民的迁徙史也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一 罗城客家话里的撮口韵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部,是我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长期以来,仫佬族和汉族、苗族、侗族、瑶族、壮族等杂居,因此境内的语言丰富。除仫佬语外,还有壮语、瑶语、侗语、苗语、柳州官话、仫佬话、土拐话、闽方言、麻介话、扬三话。其中,仫佬话和麻介话属于汉语客家方言,仫佬话、麻介话只是当地人对该方言的一种称呼。仫佬话的“仫”在客家方言里读为 [ŋai³⁵],表示“我”的意思。同时又分为“大仫”和“小仫”,“大仫”是指比较纯正地道的客家话;“小仫”则指受周围的语言环境影响较大的客家话。麻介话的称呼则来源于客家话的读音 [mat³ kai⁵²],表示“什么”的意思。据当地人介绍,最初到达罗城的客家人与当地的仫佬族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语言不通,别人问起他们说什么话时,他们由于听不懂,就回问“什么?”,结果外人就把他们说的话称作“麻介话”。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有类似的称呼,例如粤西也把当地的客家话统称为“仫佬话”;在湘南一些地区

¹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曾晓渝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则把当地的客家话称为“麻介话”。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客家迁入的时间不同，来源地也不一样，居住地也不同，因此两地的客家话也稍有差别。说四把话较多的四把、东门是仡佬族的主要居住地，主要以西南官话和仡佬语为主，其他的汉语方言相对较少；麻介话占有很大的比例的龙岸、黄金主要是汉族人的居住地，汉语方言较多。这些原因导致这两种客家话里的撮口韵的情况也不相同。

1.1 我们以《方言调查字表》为材料，看看它们撮口韵的情况。

1.1.1 四把四把话的撮口韵

四把四把话的撮口韵字比较多，共有 163 个，我们以中古音对比参照，相同的音类只列举一个，不同的音类则分别列举。举例如下：²

表一

例字	国际音标	中古声母	中古韵目	开合	等
拘	ky ⁴⁴	见	虞	合口	三等
军	kyn ⁴⁴	见	文	合口	三等
菊	kyt ³	见	屋	合口	三等
决	kyt ³	见	屑	合口	四等
区	k ^h y ⁴⁴	溪	虞	合口	三等
巨	ky ⁵³	群	语	合口	三等
鱼	ŋy ²⁵	疑	鱼	合口	三等
阮	ŋyan ²⁵	疑	阮	合口	三等
元	yan ²⁵	疑	元	合口	三等
津	tɕyn ⁴⁴	精	真	开口	三等
鹊	tɕ ^h yt ³	清	药	开口	三等
全	tɕ ^h yan ²⁵	从	仙	合口	三等
绝	tɕ ^h yt ⁵	从	薛	合口	三等
须	ɕy ⁴⁴	心	虞	合口	三等
徐	ɕy ²⁵	邪	鱼	合口	三等
猪	tɕy ⁴⁴	知	鱼	合口	三等
厨	tɕ ^h y ²⁵	澄	虞	合口	三等
诸	tɕy ⁴⁴	章	鱼	合口	三等
处	tɕ ^h y ⁴¹	昌	鱼	合口	三等
出	tɕ ^h yt ³	昌	术	合口	三等
书	ɕy ⁴⁴	书	鱼	合口	三等
竖	ɕy ⁵³	禅	虞	合口	三等
船	tɕ ^h yan ²⁵	船	仙	合口	三等
顺	ɕyn ²⁵	船	淳	合口	三等

² 四把话和龙岸麻介话主要来源于作者去广西罗城仡佬族自治县的调查材料。四把话的发音人是：游明宣，68 岁，退休干部；龙岸麻介话的发音人是：谢耀龙，78 岁，退休干部。在此谨对各位发音人的帮助配合深表谢意。

辱	ɲyt ³	日	烛	合口	三等
吕	ly ⁴⁴	来	鱼	合口	三等
粤	yt ³	喻	月	合口	三等
孕	yn ⁵³	喻	蒸	开口	三等
营	yn ²⁵	喻	清	合口	三等

1.1.2 龙岸麻介话的撮口韵

龙岸麻介话的撮口韵字比四把匡话的撮口韵字少，共有 70 个。我们以中古音对比参照，相同的音类只列举一个，不同的音类则分别列举。举例如下：

表二

例字	国际音标	中古声母	中古韵目	开合	等
举	ky ³³	见	鱼	合口	三等
君	kyn ³³	见	文	合口	三等
国	kyt ³²	见	德	合口	一等
劝	k ^h yan ⁵³	溪	元	合口	三等
顷	k ^h yn ³³	溪	清	合口	三等
曲	k ^h yt ³²	溪	烛	合口	三等
屈	k ^h yt ³²	溪	物	合口	三等
距	ky ⁵³	群	鱼	合口	三等
阮	ɲyn ³³	疑	阮	合口	三等
欣	xyn ³³	晓	欣	开口	三等
萤	yn ³¹	匣	青	合口	四等
虑	ly ⁵³	来	鱼	合口	三等
鲜	ɕyan ³³	心	仙	开口	三等
蝉	ɕyan ³³	禅	仙	开口	三等
乙	yt ³²	影	质	开口	三等
育	ɲyk ⁵	喻	屋	合口	三等
允	yn ³¹	喻	諄	合口	三等
忍	ɲyn ³¹	日	真	开口	三等

1.2 罗城客家话撮口韵字统计

从表一、表二我们可以看到，罗城客家话的撮口韵的情况存在着差异：四把匡话的撮口韵是龙岸麻介话的两倍多。从来源看，两者也不一样，四把匡话的撮口韵从声母上看，多来源于中古的见组字、精组字、影组字和知组字。而龙岸麻介话的撮口韵从声母上看显得更为集中，基本上都是见组字和影组字，精组字很少，而知组字则完全没有。从韵母上看，两者则差异不大，基本上都是来源于中古的遇摄、山摄和臻摄。而且合口三等字占有很大的比例，如下表：

表三

	总计	见组字	精组字	影组字	知组字	照组字	来母	日母
四把1厓话	163 个	49 个	22 个	43 个	11 个	32 个	4 个	2 个
龙岸麻介话	70 个	36 个	2 个	26 个	0	1 个	3 个	2 个
普通话	209 个	98 个	38 个	60 个	0	0	13 个	0

表四

	总计	遇摄	山摄	臻摄	通摄	梗摄	曾摄	止摄	宕摄
四把1厓话	163 个	68 个	53 个	23 个	10 个	6 个	1 个	1 个	1 个
龙岸麻介话	70 个	24 个	10 个	23 个	7 个	5 个	1 个	0	0
普通话	209 个	81 个	68 个	43 个	17 个	0	0	0	0

表五

	总计	合口三等	开口三等	合口四等	开口四等
四把1厓话	163 个	143 个	13 个	6 个	1 个
		合口三等	开口三等	合口四等	合口一等
龙岸麻介话	70 个	57 个	11 个	1 个	1 个
		合口三等	开口三等	合口四等	
普通话	209 个	197 个	1 个	11 个	

二 罗城客家话撮口韵的比较分析

2.1 从中古到现代汉语撮口韵的发展演变

我们知道，四呼是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一个特点。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不分四呼，而是把韵母分为开口和合口，合口是以[u]为主元音或有合口介音的，开口则是没有[u]音或合口介音，到了近代，才发展为开、齐、合、撮四呼。现代的撮口呼是以[y]为主要元音或介音的，主要是由原来的[iu-]或[iw-]演变来的；从《广韵》的开合四等来看，合口三四等演变为现代的撮口呼（唐作藩 1991，第 170 页）。

从中古汉语的韵摄和等呼看，发展为现代汉语普通话撮口韵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³

- (1) 遇摄三等读为[y]，但唇音字和知照组字读为[u]。
- (2) 山摄、咸摄合口三四等今读为[yan]，但三等知照组字读为[uan]，轻唇字读为[an]。
- (3) 臻摄、深摄合口三等今读为[yn]，但合口三等知照组字和其他某些舌齿字读为[uən]。入声合口转入遇摄，三等读为[y]，知照组字读为[u]。
- (4) 通摄入声合口转入遇摄，三等今读为[y]，但三等知照组字和其他一些舌齿字读为[u]。

那么撮口韵在现代汉语各方言里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和普通话的发展演变一样的呢？我们知道，汉字是声韵调的结合体，有些字由于声母的关系，韵母从来没有出现过

³ 此处参考王力《汉语史稿》第 199 页-200 页。

y, 例如轻唇音 f。这是因为重唇音分化出轻唇音先于撮口韵的形成, 而重唇音变为轻唇音是由于介音 [ɿ] (或 [i]) 受后面的元音的影响导致发音态势后移; 同时, 介音 [ɿ] (或 [i]) 本身音值的模糊性使得形成轻唇音 f 的同时, [ɿ] (或 [i]) 被 f 吸收而消失。因此, 此后发生的 iu>y 的变化, 也由于 f 排斥 i 而不与 y 相拼。在一些汉语方言里, 由于各自的语音系统有各自的语音演变模式, 有的保存着比普通话更多的撮口韵的字, 例如武汉、长沙、广州等地。而有的地方, 在开合二呼发展为四呼的时候, 就出现四呼不齐的情况, 常见的是缺少了撮口呼, 例如客家方言、闽方言、西南官话的某些地区。因此, 撮口呼在各汉语方言里表现不一, 有多有少 (王力 1981, 140 页)。

2.2 各地客家话撮口韵的情况

把上述罗城客家话撮口韵字的总结表和汉语撮口韵的发展历史结合起来看, 罗城客家话的撮口韵的来源和普通话撮口韵的发展基本是一致的, 符合汉语语音的发展演变, 有着很强的规律性。但是它和以梅县为代表点的客家方言的情况却并不一样, 试比较:

表六

	虑	菊	巨	须	杈	缘	军	允	云
普通话	ly ⁵¹	tɕy ³⁵	tɕy ⁵¹	ɕy ⁵⁵	tɕ ^h yan ³⁵	yan ³⁵	tɕyn ⁵⁵	yn ²¹⁴	yn ³⁵
梅县	li ⁵²	k ^h iuk ¹	k ^h i ⁵²	si ⁴⁴	k ^h ian ¹¹	ian ¹¹	kiun ⁴⁴	iun ⁴⁴	iun ¹¹
麻介话	ly ⁵³	kyt ³²	ky ⁵³	ɕy ³³	k ^h yan ²⁴	yan ²⁴	kyn ³³	yn ³¹	yn ²⁴

可见, 在梅县客家方言的音系里, 并没有撮口韵。那么别的点的客家方言呢? 据李如龙调查的粤西 7 县 9 个点的客家方言中, 只有思贺、钱排和新垌三个点有撮口呼, 而且读撮口呼的字主要来自遇摄三等。这三个点都属于东片, 其北面、西面和东面均为强大的粤方言区, 客家方言和粤方言交错分布, 因此受粤方言的影响比较大 (李如龙 1999)。而在《客赣方言调查报告》的 17 个点的客家方言中, 11 个点没有撮口呼, 只有翁源、河源、连南、秀篆、大余、陆川有撮口呼 (李如龙、张双庆 1992)。总体说来, 有撮口韵的客家方言的地方还是比没有撮口韵的地方少; 而在有撮口韵的 6 个地方中, 有 3 个在广东境内, 3 个在与广东接壤的地方, 可能受粤方言的影响比较大。而粤方言里是有撮口韵, 这些点的客家方言有可能是受粤方言的影响而产生了撮口韵。“客家话大多没有撮口呼, 有撮口呼韵母的少数点大多受周边方言带撮口呼的影响。如广东的连南、河源, 广西的陆川其周围都有粤方言。” (李如龙 2001, 第 81 页) 在江西的客家方言里, 也有相同的情况。据刘伦鑫的研究 (2001), 在江西的客家方言可以分为客籍人说的客籍话和本地人说的本地话。其中, 客籍人说的客籍话没有撮口韵, 而本地话中多数地区都有撮口韵。大概也是受到赣方言的影响而形成的。

我们再看看广东珠海的客家话, 当地的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语音差异反映了与上文论述的相同的情况。珠海是以粤方言为主要交际语言的城市, 珠海的许多客家人在家里说客家话, 对外则说粤方言。由于过去的老年人在主要的交际圈内都说客家话, 因此他们的客家话受粤方言的影响比较小。而年轻人由于对外都说粤方言, 因此受粤方言的影响比较大。试比较:

4

⁴ 珠海客家话主要来源于作者在珠海的调查材料。发音人是: 甘木英, 65 岁, 退休工人; 甘金喜, 41 岁, 公务员; 甘倩文, 22 岁, 大学生。在此谨对各位发音人的帮助配合深表谢意。

表七

	梅县客家话	粤方言	珠海客家话 (老年人)	珠海客家话 (中年人)	珠海客家话 (年轻人)
具	k ^h i ⁵²	køy ³³	ki ⁵¹	ki ⁵¹ / køy ⁵⁵	køy ⁵¹
区	k ^h i ⁴⁴	k ^h øy ³³	k ^h i ⁴⁴	k ^h i ⁴⁴	k ^h i ⁴⁴
遇	ni ⁵²	jy ²²	i ⁵¹	i ⁵¹	i ⁵¹
虑	li ⁵²	løy ²²	løy ⁵¹	løy ⁵¹	løy ⁵¹
徐	ts ^h i ¹¹	tʃ ^h øy ²¹	tʃ ^h øy ³¹	tʃ ^h øy ³¹	tʃ ^h øy ³¹
须	si ⁴⁴	ʃøy ⁵⁵	ʃøy ³⁵	ʃøy ³⁵	ʃøy ³⁵
举	ki ³¹	køy ³⁵	ki ³¹	ki ³¹ / køy ³¹	køy ³¹
拘	ki ⁴⁴	k ^h øy ⁵⁵	k ^h i ³⁵	k ^h i ³⁵ / k ^h øy ³⁵	k ^h øy ³⁵

从上表看,由于受到粤方言强势方言的影响,珠海的客家方言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差异在两代人中间已经可以反映出来。虽然这种影响只是改变了当地客家方言一部分的读音,但是这种语音演变在各个年龄层都明显的显现出来:在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的客家方言中,完好的保存了与梅县客家方言相似的语音系统,只有很少的几个撮口韵;而在25-40岁的青年人的客家方言中,撮口韵已经出现,但是只是一部分的词,特别是单独使用的[y]韵母;同时,他们也可以分辨他们长辈说的不是撮口韵的同一个词,但是他们却几乎不使用这种说法,而说撮口韵;在25岁以下年轻人中,有一部分人已经不说客家方言,改说粤方言,但是可以听得懂家里人说的客家方言;另一部分人依然说客家方言,但是已经是“粤”化的客家方言,这包括变化了的语音系统和融入了大量的粤方言词汇的词汇系统。从这些年龄层中的撮口韵的差异,我们可以推想,最早的时候,珠海的客家方言里并没有撮口韵,受到当地粤方言的影响才产生了撮口韵。因此可以预测,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影响将随着粤方言的持续的强势方言地位的存在而加深,而在一些的客家人的家里,由于粤方言已经完全可以充当社交的主要工具,因此有很多客家的后代甚至已经不说客家方言,而只说粤方言。甚至在家里,也只说粤方言。

2.3 罗城客家话撮口韵的起源

从珠海两代人的客家话里的撮口韵变化,我们看到其内在的变化原因。那么罗城客家话是不是也是受到当地强势方言或共同语普通话的影响而产生撮口韵呢?我们比较一下四把匡话、龙岸麻介话和普通话以及当地的主要交际语言——柳州官话。⁵

表八

	虑	预	捐	鲜	军	云	远	树
普通话	ly ⁵¹	y ⁵¹	tɕyan ⁵⁵	ɕian ⁵⁵	tɕyn ⁵⁵	yn ³⁵	yan ²¹⁴	ʂu ⁵¹
柳州官话	ly ²⁴	y ²⁴	kyɛ ⁴⁴	syɛ ⁴⁴	kyn ⁴⁴	yn ²¹	yɛ ⁵⁴	sy ²⁴
四把匡话	ly ⁵³	y ⁵³	kyan ⁴⁴	ɕyan ⁴⁴	kyn ⁴⁴	yn ²⁵	yan ⁴¹	ɕy ⁴¹
龙岸麻介话	ly ⁵³	y ⁵³	kian ³³	ɕyan ³³	kyn ³³	yn ²⁴	ian ³¹	su ³¹

⁵ 柳州官话主要来源于《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中柳州官话的材料。

从上表看,似乎很难判断究竟是普通话对罗城客家话的影响大还是柳州官话对罗城客家话的影响大。四把厝话里的撮口韵数量比较多,而且从上文的统计看,它和普通话的演变规律也似乎一致。那么,究竟是普通话对罗城客家话产生影响还是当地的柳州官话的影响呢?我们认为是当地的柳州官话的影响。我们来看看一个更能说明罗城客家话的撮口韵是受到当地柳州官话影响的例子。我们知道,撮口韵的产生与中古时期的开合、等第有关系。从表五看,四把厝话和龙岸麻介话的撮口韵大部分都来源于中古的三等合口和四等合口,这与普通话的演变规律是一致的。再从声母看,龙岸麻介话撮口韵声母主要来源于中古的见组、影组,其他只有零星的一两个。而四把厝话却有与它不一致的地方,四把厝话撮口韵声母有一部分来源于中古的照组字,那是与汉语普通话的撮口韵的演变规律不一样的地方。普通话的照组字相应的已经演变为合口呼。但是,在柳州官话里,照组字却有部分读为撮口韵的字。试比较:

表九

	朱	主	除	舒	术	暑	树
四把厝话	tɕy ⁴⁴	tɕy ⁴¹	-----	ɕy ⁴⁴	ɕyt ³	ɕy ⁴¹	ɕy ⁴¹
柳州官话	tsy ⁴⁴	tsy ⁵⁴	ts ^h y ²¹	sy ⁴⁴	sy ²¹	sy ⁵⁴	sy ²⁴
普通话	tʂu ⁵⁵	tʂu ²¹⁴	tʂ ^h u ³⁵	ʂu ⁵⁵	ʂu ⁵¹	ʂu ²¹⁴	ʂu ⁵¹

从上表看,四把厝话一部分的照组字读为 [y],而并没有向中古汉语向现代汉语普通话发展的规律那样,变为合口呼。同样的照组字,在柳州官话里,却依旧读为撮口呼。因此,从照组字的撮口韵的读音我们可以推断,罗城客家话里的撮口韵是受当地的柳州官话的影响而产生的。四把厝话的撮口韵远远的多于麻介话的撮口韵,大概也是反映出厝话受到的柳州官话的影响要比麻介话所受到的影响深。四把是仫佬族的聚居地之一,柳州官话是主要的交际语言。而相对的,龙岸主要是汉人的聚居地,操不同方言的人相对集中的聚居在一起;例如说客家话的人基本都聚居在同一个村子里,平常用客家话已经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因此语言相对的保存得比较好,受影响的程度相对要小一些。同时我们从表三、表四、表五可以看到,四把厝话的撮口韵字与汉语普通话的撮口韵字的演变基本是一致的,它的撮口韵字与普通话的读音也是非常的接近。与普通话的撮口韵字的演变规律比较,例外的有:

表十

	四把厝话	普通话	中古 36 字母	韵摄	开合	等第
去	k ^h i ⁵³	tɕ ^h y ⁵¹	溪	遇摄	合口	三等
月	ɲiet ⁵	ye ⁵¹	疑	山摄	合口	三等
缕	ləu ⁴¹	ly ²¹⁴	来	遇摄	合口	三等

我们先来分析这三个字。“去”字的韵母在大多数的客家方言点都读为 [i],例如:梅县

[k^hi⁵²]、珠海 [hi⁵³]、长汀 [t^hi⁵⁴]、陆川 [si⁵³]、香港 [hi⁵²]；据李如龙等的调查（1992），⁶只有河源、秀篆两个地方读为撮口韵 [hy¹²]、[k^hy⁵¹]。因此在这里的4厘话的读法保留着一般客家话的读音，并没有受到柳州官话的影响而发生改变。“月”字是一个入声字，在大多数的客家方言点都读为齐齿呼，例如梅县 [ɲiat⁵]、珠海 [ɲiet⁵]、长汀 [ie²¹]、香港 [get⁵]；在李如龙等的调查报告里（1992），有四个点的客家话读为撮口韵，连南 [ɲyet⁵]、河源 [ɲyat²]、大余 [nyə⁵]、陆川 [ɲyet⁴]。在这里，我们可以比较“去”、“月”两个字，“月”字读撮口韵的点比“去”字读撮口韵的点多，说明“月”字受影响的程度大概比“去”字的程度要深。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的频率最高的前8000个词词表和使用度最高的前8000个词词表中，“去”字分别排在第28位和第29位；“月”字分别排在第146位和第164位。从这个统计看，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去”的使用频率要远远的多于“月”字，因此它相对的要更顽固一些，受影响的程度更少。

对于龙岸麻介话来说，这样的情况更多，因为它的撮口韵相对较少，更多的保留是和梅县客家话相一致的读音。这样，四把4厘话和龙岸麻介话相对于普通话的撮口韵字便有两个系统。在上文的珠海客家话里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在20—40岁的年龄层里其实存在文白异读的两种读法，只是大部分的人已经转向文读，对于白读系统，他们也是可以听得懂的。这两种情况是受到强势方言的影响所形成的叠置式音变。在这里，柳州官话（或者是普通话）是上层方言，而四把4厘话和龙岸麻介话都是下层方言，上层方言通过双方言者影响下层方言。四把4厘话基本上已经转向文读系统，只有少数的仍读为白读；而龙岸麻介话则处于文读和白读竞争的阶段，因此撮口韵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三 罗城客家话撮口韵的发展分析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推测罗城客家话的撮口韵是由于受到当地的强势方言——柳州官话的影响而产生的。由于受影响的程度不同，因此撮口韵的分布并不一致。那么罗城客家话的撮口韵的将会朝哪个方向继续发展呢？

根据语言接触的理论，一般导致语音演变的原因的是双语者在使用这两种语言的时候，把其中一个语言的音系的某些特点带入到另一个语言的音系中。从珠海客家话和罗城客家话的撮口韵的情况看，似乎也验证了这个理论。它首先出现在年轻一代的双语者身上，最早可能只出现在一些书面语的几个词；例如“考虑”的“虑”字，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少用，一般表示相同的意思的时候，更多的用到“想”[sion³¹]或者是諗[lɪm³¹]；而一些生活中常用的词，则不容易受到影响，例如上文提到的四把4厘话的“去”字，它就没有受到影响而变为撮口韵。然后这种影响慢慢的扩大，从某几个词到大部分的词，甚至按照类推式音变的方式，通过“词汇扩散”，以-y代替了-i；例如上文说到的珠海的客家话，在年轻人的客家话的撮口韵中，有些词是既可以读为撮口韵，也可以读为齐齿呼的，但是他们却按照撮口呼代替齐齿呼的规律，类推出所有的撮口呼的读音；最后这种音变从年轻一代传给下一代。这就形成了在原本的方言里没有，而从另一个方言影响下而产生的语音特点。

从这一点看，我们可以预测，罗城客家话里的撮口韵将会继续发展，趋同于当地的柳州官话。同时，由于当地重视教育，仫佬族汉化的程度越来越深，普通话的进一步普及也将会

⁶ 李如龙等《客赣方言调查报告》书中的音标使用的是调号标调，此处为了全文统一，改为书中相应的调值标调。

影响到当地的客家话，当地客家话的撮口韵也会朝向普通话的撮口韵演变的方向发展。从现在四把厝话中的撮口韵多于龙岸麻介话中的撮口韵，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随着接触强度的加大和柳州官话和普通话的影响的加深，龙岸麻介话中的撮口韵也将逐渐增多；从珠海客家话中的两代人之间的语音差异，我们可以预测罗城客家话的发展，也将会是在语音、词汇上向强势方言靠拢的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1989 《汉语方音字汇》，文字改革出版社。
《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 1998 广西人民出版社。
刘伦鑫 2001 《江西客家方言概况》，江西人民出版社。
李如龙，张双庆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
李如龙，周日健（主编） 1998 《客家方言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李如龙 1999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
Thomason S.G & T. Kaufmann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唐作藩 1991 《音韵学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谢栋元（主编） 2002 《客家方言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王力 1980 《汉语史稿》（修订本），中华书局。

On the Rhymes with Vowel y in the Luocheng Hakka Dialect

Chunyan GAN

Abstract Luocheng Hakka, spoken in the Guangxi Province, possesses various phonetic features different from other Hakka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hymes with vowel y in that dialect.

Key words vowel y Luochang Hakka Aihua Makahua